

纪念《水仙阁》创刊十周年

水仙阁

精选集·缣绡三味

主编 王丽霞 子午源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纪念《水仙阁》创刊十周年

水仙阁

精选集·缣绡三味

主编 王丽霞 子午源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缣绂三味/王丽霞、子午源主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1
（水仙阁精选集；第2册）

ISBN 978-7-5458-1414-9

I. ①缣… II. ①王… ②子…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4561号

《水仙阁》编辑部

顾 问 陈有富 陆靖英 朱敏倩 朱 红
编 委 子午源 王丽霞 沈 兰 吕佳兰 钱丽萍

水仙阁题字 来新夏

封面图案 选自海宁市硖石灯彩

主 编 王丽霞 子午源

副 主 编 朱 鸿

特约校对 陆 琴

养海宁之文气(代序)

——《水仙阁》答嘉兴日报记者之问

问：嘉兴日报记者

答：《水仙阁》执行副主编陆子康

“水仙阁”之命名，与海宁图书馆诞生地有关。清·光绪三十年(1904)，中国第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海宁州图书馆诞生于盐官镇海神庙水仙阁，创办者是邑人朱宗莱、周承德等，朱宗莱是日本留学生、章太炎弟子、鲁迅同学，周承德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以“水仙阁”为名，意欲传承海宁之书香。

问：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

答：一句话：养海宁之文气。

海宁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得开发利用。办一个刊物，可借以养社会文化之气。单就海宁名人文化而言，即可弘扬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儒气，诗人徐志摩之逸气，一代高僧太虚、印顺之佛气。古人云：文章山水。山水者，地上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那么，《水仙阁》应该成为读者案头的一座小园林。

问：你们的刊物特色是？

答：地方性、文献性、可读性，兼顾学术性。

问：刊物受众定位于哪些群体？

答：一是海宁读者（包括外地海宁人），二是全国读书界，三是喜爱、研究海宁地方文史的人士。小刊已为海内外图书馆收藏。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中文书籍部主任岑咏芳信中说：《水仙阁》可补充古典汉籍领域之研究，并提供重大之学术参考资讯。

问：怎么考虑刊物的延续性？

答：苦衷有二：一是稿源，一是经费。经费虽说紧张，但总可设法解决。稿源是关键，编者难作无米之炊。一书友说，你为何将刊物内容局限于海宁，岂不自讨苦吃？我说，如果将范围扩大至全国，这样的正式出版物已很多，又何必呢？若如此，小刊还有特色吗？还有存在之价值吗？

人有人品，文有文品，刊有刊品。只要注重小刊之品位，我想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佛说：缘起缘灭，世上没有永远的事物。努力在当下，毋须计功利，有朝一日小刊应该点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也无怨无悔。

（选自《水仙阁》2013年第4期，原载嘉兴日报2013年8月9日）

目 录

养海宁之文气(代序)

——《水仙阁》答嘉兴日报记者之问 /1

干宝的惊世著作《搜神记》 杨成其 /1

《兰亭》真伪辨

——敬向郭老质疑 朱剑心 /8

张九成籍贯与张元济保护“张氏始祖墓” 杨成其 /25

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殿试卷考释简析 王丽霞 子午源 /31

《国朝杭郡诗辑》中的海宁闺秀诗 顾志兴 /43

且容残梦到江干

——徐灿生平及其诗词述略 秦 蓁 /56

案头之争说乾隆 沈学强 /59

陈克恕与《篆刻针度》 叶加申 /63

大国医王孟英的晚年 徐志平 /67

“三月司寇”清风袖 陈学勇 /70

儒将蒋百里的“学法” 周维强 /73

诗人们褒贬徐志摩 陈老萌 /76

关于志摩亲笔题名的《一本没有颜色的书》 张建智 /83

从张幼仪的“云裳”广告到“女装漫画” 高 信 /85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的编辑回顾与推广展望 陈 平 /89

宽厚的人是美丽的

——丁玲与陈学昭 陈漱渝 /104

陈学昭和她的《浮沉杂忆》 王 璐 /109

“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兼读陈伯良先生的《穆旦传》 秋 禾 /116

米谷：六十年前“连艺”情 高 信 /131

由《米谷画集》想起一些往事 米 草 /137

郑振铎、徐铸成评宋云彬 朱子南 /140

宋云彬与“木瓜之役” 董国和 /147

郑晓沧先生和《小妇人》等教育系列小说 朱炯强 /151

我解金庸 吴昕孺 /159

平和简净 空灵超逸

——风堂先生其人其艺 张明权 /163

略论《海宁图书馆藏金石拓本》之地方文献特色 王丽霞 朱 鸿 /166

“潮文化”天空的第一只“春燕”

——简介 80 年前出版的准“门类志”《海宁观潮》 朱明尧 /172

文史老人陈伯良与《海宁文史丛谈》 凌冬梅 /175

春灯物语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偶考 高健行 /183

民国纸币上的惠力寺与紫微桥 朱 鸿 /187

海宁学林新语 周维强 /189

海昌古砚拾遗 晴雨楼主人 /192

《海宁文史丛谈》序 来新夏 /197

《米谷画集》序 方 成 /199

《徐志摩未刊日记》序 陈子善 /201

《陈伯良纪念集》序 张镇西 /205

拨开天目烽烟的迷障

——《摇晃的天目山》读后 张抗抗 /214

又见堂藏乡贤墨迹引 唐吟方 /218

水仙阁：构建经典阅读的文化语境 王宗义 /223

大先生那一抹眼皮往下一放的目光

——编后的话 /225

干宝的惊世著作《搜神记》

◎杨成其(浙江海盐)

干宝(283—351)字令升,海盐(今海宁黄湾镇)人,自河南新蔡县迁入,是东晋一位史学家,著有《晋纪》20卷。《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称“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著《晋记》,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1]干宝著作等身,学术成就非凡,他的学识、优美的文笔,成为后史官的楷模。“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2]干宝为东晋王朝的巩固与稳定殚精竭力,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辅弼四朝”^[3](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康帝司马岳),但不以功臣自居,激流勇退,致仕归海盐撰写《搜神记》,这是一部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书籍。

一、《搜神记》开志怪小说创作的先河

干宝有感于人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4]记述从上古到汉、晋时期的大量传说,涉及的范围很广,面很宽,上自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由于此书充斥神怪传说,“虽考先志

[1] 《晋书·干宝传》。

[2] 《晋书·干宝传》。

[3] 《御制神道碑》。

[4] 《搜神记·序》。

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所亲闻耳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哉。”^[1]他抄录繁多的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写成别开生面的《搜神记》。干宝在《进搜神记表》中说：“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2]干宝在序言中指出撰著此书，既有“承于前载者”更有“采访近世之事”，“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3]西汉刘歆将图书分为七大类，称“七略”。干宝把《搜神记》推导为又一略，成“八略之旨”。虽然，他说这部著述目的是“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4]，其实书中并不局限于“神道”之说，很多篇章都突破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体现了追求历史、关注社会的取材与寓意，塑造了真、善、美的典型事，对邪恶势力的鞭挞。在封建王朝，皇帝被称为真命天子，君权神授，当时的人们信鬼神不足为奇，志怪小说不同于历史，把《搜神记》当作史志要求是不妥当的。刘知几说：“按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说。又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司马持论，称尧世无许由；应劭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傥矣。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刘知几是史学评论家，把干宝的《搜神记》当作史书评述，怪罪干宝是极不公允的。

二、《搜神记》保存大量珍贵的史料资源

《搜神记》的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如孝子董永的故事，在汉代画像中有

[1] 《晋书·干宝传》。

[2] 《搜神记·序》。

[3] 《搜神记·序》。

[4] 《搜神记·序》。

描述，在近代考古发现的汉代墓地中有这类出土画像。而董永故事文本在《搜神记》第28条《董永》。如嫦娥奔月的故事，汉代画像中有出现，《搜神记》中记载：“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母恐母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为汉画像嫦娥研究提供依据。我国古代人编造奔月神话，当时科学技术条件无法奔月，但塑造嫦娥是寄托愿望，借助神力实现奔月。

如张仪修筑成都城的传说，《搜神记》卷十三记载：“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1]汉代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扬雄和常璩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到“龟城”。但“龟城”的民间传说，被千宝写进《搜神记》，为古代成都的研究提供了依据。《成都古今集记》载：“初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楼以定南北。”^[2]城盖微狭长，六门如龟之有首、尾、四脚，故有‘龟城’之称。《搜神记》龟城之说，对后世文献记载产生影响。《寰宇记》载：“仪筑城，城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周行旋步，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3]

千宝永嘉元年(307)为盐官州判，旋北方大乱，父母依其赡养。永嘉四年(310)父卒，葬澈浦青山之阳。千宝遂徙家于灵泉里为父守孝。咸和元年(326)母桓氏约卒，葬灵泉里西南隅，千宝辞官为母守孝。千宝长期生活在这个地方，他记载了嘉兴古代传说，如“嘉兴徐泰将死”、“倪彦思居西埏里”、“徐伯始病死”，其中有一条“由拳城陷没为湖”最有名，记录了嘉兴海侵的情

[1] 《搜神记·序》。

[2] 《成都城坊古迹考》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况，让治史者如获至宝。“干宝《搜神记》中记载的由拳陷为湖时，老妪和官吏变为鱼的故事、民间传说中白沃使君跃马避水救人的故事和三姑入湖为神救人的故事，以及民间所立的白沃庙、三姑庙、霍光庙，都是以大水灾为背景。”^[1]海盐县古代幅员广阔，濒临大海，自古海潮无常，常有浸淹之患。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海水淹海盐东境，县治柘林为海潮所淹，成为湖泊，称为柘湖。县治移武原乡（今平湖城东）。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第二个海盐县治又陷为湖，湖弥漫数十里。《后汉书》载：“今谓为当湖，大旱湖竭，城郭之处可识。”县治再迁故邑山下（今乍浦东南），东晋咸康七年（341）第三个县治又被淹，县治移马嗥城。干宝记载的“由拳城陷为湖”，是海盐县治数次陷为湖的真实写照。干宝在《搜神记》中提到嘉兴的地方有一二十处多，对今仍沿用的嘉兴街里名称留下最早的记载。《搜神记》故事有比较浓郁的神怪色彩，它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历史、人文、民俗、神话传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搜神记》的文学地位与价值

鲁迅先生指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2]干宝撰写的《搜神记》用真实署名，是一部真实可信的文学作品，对研究中国早期小说发展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小说之鼻祖也不过分。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闲则命笔，因以成编。”

《搜神记》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影响颇大。

唐代传奇的素材和描写技巧，受《搜神记》启迪和影响。鲁迅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如《南柯太守传》取材于《搜神记》中的《卢汾》，《韩凭赋》取材于《搜神记》中的《韩凭妻》。

宋代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收录了《搜神记》资料200多条。

[1] 《嘉兴市志》（上册）第20页（1997）。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册32页、39页。

我国小说四大名著深受《搜神记》的影响。《三国演义》中的《左慈掷杯戏曹操》取材于《搜神记》的《左慈》；《小霸王怒斩于吉》取材于《搜神记》中的《于吉》。《水浒传》的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神话，公孙胜的降魔伏妖，与《搜神记》写作思路、技巧、内容一致。《武松打虎》与《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成鲜明对照。《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与《搜神记》中的曹操命人追捕左慈、左慈变换种种形态相似。《红楼梦》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与《搜神记》中《焦湖庙玉枕》梦相似。

《三王墓》是《搜神记》中的名篇，记述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剑有雌雄，呈上雌剑，王怒杀之。莫邪子名赤，为父报仇，从松柱下石低处得雄剑。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以千金购子头，子入山行歌，逢客，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仇。”儿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汤镬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客曰：“此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三王墓》被《法苑珠林》、《太平御览》所引。鲁迅先生据此改编为短篇小说《铸剑》（一名《眉间尺》），崇扬抗暴除恶的斗争精神和立志复仇的英雄气概。王尽忠先生指出：“孔子删春秋，寓褒贬，微言大义；干宝编《搜神记》，含劝诫，御恶扬善。”

四、《搜神记》的史学价值

魏晋以来小说创作盛行，唐代官修《晋书》，小说文献资料大量采入，由此引发小说资料能否入史问题的争论。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持为逸史，用补前传……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1] 讥讽《晋书》多采小说资料入史的不妥，又

[1] 刘知几：《史通》卷5《采撰》。

指出：“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叙事也，直载其嗜酒沉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若此，复何所取者哉！”^[1]他认为用这些史料写成人物传记毫无意义。

明代史学评论家胡应麟回应了刘知几对小说资料入史的责难。胡应麟指出：“《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他认为《世说新语》乃小说而非记事之史学著作，不应该实录证实之史法进行品评。胡应麟指出：“刘义庆《世说》10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淡，直致不穷，古今绝唱也。”^[2]他认为《世说》等小说反映当时社会风尚习俗留传下来功不可没，肯定了小说入史的价值。

继刘知几后，明朝李梦阳论《晋书》芜杂当修，王世贞将《晋书》称为稗官小说之流。应该说这些讥贬切中《晋书》之弊，但持否定小说入史不足取。胡应麟认为李梦阳、王世贞之论“皆得之矣，第惜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语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犹胜于《宋（史）》、《元（史）》之尘陋也。”^[3]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4]后来，为章学诚作年谱的胡适简洁地归结：一切古书皆史。^[5]梁启超指出：“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6]顾颉刚明确地论断：“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7]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

[1] 刘知几：《史通》卷17《杂说中》。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九流绪论》下。

[3] 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101《读晋书》。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5] 胡适：《胡适文集》第十二册《研究国故的方法》。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53页。

[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16页。

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1]经过小说能否入史的争论，《搜神记》的史料价值已得到肯定。《搜神记》被称为小说的鼻祖，其史学价值之高已有公论。

总之，《搜神记》是一部开志怪小说先河的巨著，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对后世影响极大。很多篇章讴歌反抗压迫、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描述勤劳勇敢、真挚相爱的高尚品质，属于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搜神记》在中国文化史中是第一部小说总集。“干宝不仅是中国小说的奠基者，而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2]

（选自《水仙阁》2015年第2期）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2] 王尽忠：《干宝研究全书》8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兰亭》真伪辨

——敬向郭老质疑

◎朱剑心(浙江海宁)

郭老《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引起了广大历史家和书法家的注意。我对于他的大胆怀疑，非常钦佩；但对于他的某些论点，还不能完全信服，这里提出来向郭老请教，并提供大家研讨。

关于《兰亭序》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企羡》。距王羲之作序时不过百年左右。《世说》正文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是梁·刘孝标注只引王羲之的《临河序》，根本没有提到《兰亭序》。为什么当时已有《兰亭序》的名称，而注中引用的却是《临河序》，而且对《兰亭序》一句话也没有交代，岂不奇怪？照郭老的说法，《兰亭序》是陈代僧人智永所伪造。那末早于智永一百几十年的《世说》为什么已出现《兰亭序》的名称呢？

《兰亭序》和《临河序》的内容，说的是同一时地，同一事实，由于文中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语，所以把题目改为《兰亭集序》，是完全有理由的。可能作者当初是称作《临河序》的；而《兰亭序》是后人所题。至于《兰亭序》帖则是没有标题的。我对于这两个不同的标题有一种想法：所谓《临河序》或《兰亭序》是同物异名，实际是一篇文章。《临河序》或是凤构，到了真的兰亭叙会那天，作者兴致勃发，不受凤构的限制，不觉写成了后世所流传的《兰亭序》。又或者《兰亭序》是当时草稿，而《临河序》则为后来定本。所以两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一大部分为一篇所不具。后人不了解这些情况，

就引起了一些怀疑。怀疑的最大理由，是《兰亭序》比《临河序》多出一段的思想，和王羲之的为人不合。文章既是伪托，书迹当然更不必说了。退一步说，文章即使是真的，而书迹也不像东晋时代盛行的体格。因此从书法来考证，《兰亭序》帖也是假的。而且推断为智永所伪造。——这是郭文中的主要论点。

我对于上述的一些论点，略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提出我的意见如下。

一、《临河序》和《兰亭序》 是一物二名，非有真伪之别

根据《世说新语》的正文和注释，可以相信《临河序》和《兰亭序》是一物而二名，在南北朝时代，两个名称已是同时存在。没有理由说《兰亭序》一定是伪造。那末这两篇文章为什么有不同之处？我上文已经说过，《兰亭序》当初一定是草稿，而《临河序》或是夙构，或是定稿，二者必居其一。说《兰亭序》是草稿，是没有疑问的。它的渊源，唐·何延之（玄宗时人）的《兰亭记》说得极其清楚：

《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道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按、此言过其实。）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之所书者。（按、此故神其说。）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安西成王谡议彦祖之孙，庐陵王胄昱之子，陈郡谢少卿之外孙也。与兄孝宾俱舍家入道，俗号永禅师。……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并付弟子辨才。……（后面

文字冗杂，概括如下。)

其后，唐太宗令萧翼设计取入大内，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索、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太宗崩逝，遗命入昭陵，真迹遂亡。

由上可知《兰亭序》的渊源，非常清楚，我们很难找出另外的证据，证明何延之的捏造。而《临河序》不是事先的夙构，便是后来的定稿，所以和《兰亭序》既有相同的词句，又有删削的部分。从文章本身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至于后人以不录于萧统《文选》为疑，则宋·桑世昌《兰亭考》卷八已辨得很好：

范季一日谒陵阳公，坐间见《文选》一册，公指以相示曰：“古语云：‘《文选》烂，秀才半’。其间有多少事？”一客辄曰：“常闻人言，王右军《兰亭序》不入《选》。盖为不合有‘丝竹管弦’之语，‘丝竹’即‘管弦’也。又‘天朗气清’不当于春时言。”公笑不答。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气昏，是日天气晴朗，故可书。如子美诗‘六月风日冷’之义。‘丝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坚《西汉》（按、指《汉书》）中语。梁以前古文不在《选》中者至多，何特此叙耶？安可便出议论？”（《陵阳室中语》）

这话说得很对。考萧统《文选》的衡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完全略去思想不谈，固然不足深责；但是看看全书篇目，东晋初年的那些风云人物，如王、谢、郗三族，都是一字不登，不但王羲之没有一篇作品入选而已。而且入选的作品，真与伪也并不是严格的标准。诸葛亮《后出师表》没有入选，能说是伪作吗？而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赠答诗，其为伪作，早成定论，反都入选，这又怎么说呢？所以萧统《文选》入选或不入选，根本不能作为判断真伪的标准。